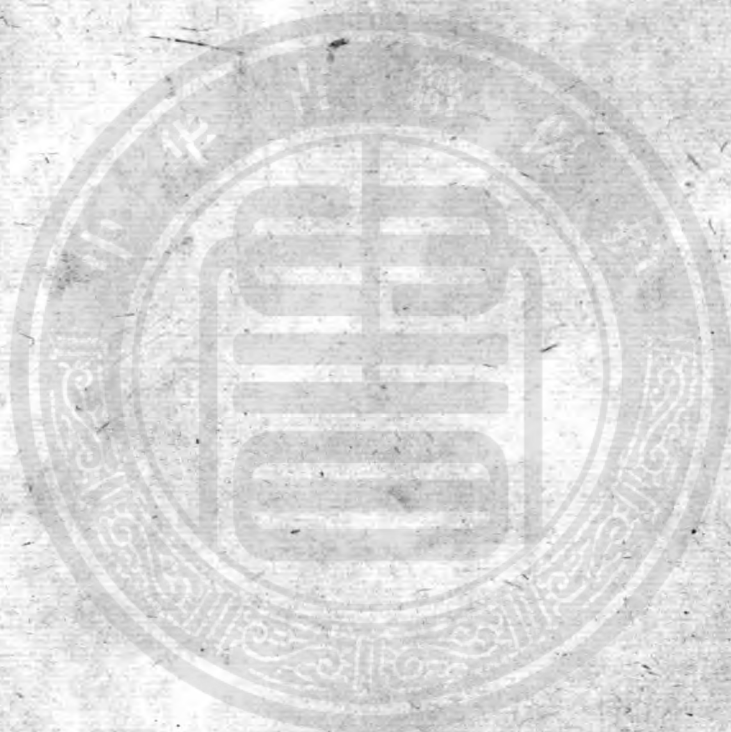


56553

3



客座贅語卷三目錄

陵祭

山祭

大臣欽遣南京祭告儀



文廟主祭

鄉試考官之始

太學

非三品得謚

南部入內閣

應天主試用編檢

南部三孤

尚書一品三品

他部銜掌南吏部

吏部尚書改南部

生員任宗伯

南部兼北銜

客座贅語 卷三目錄

南尚書兼列卿

北銜理南務

大學士理南部

守備 二則

協同守備

參贊機務非南兵銜

大臣高壽

大臣遺腹生子

勛戚久任 二則

蜂螳

化俗未易

新知錄口之

補謚

鄉賢

梁鍾山定林寺藏經

傅大士

隋棲霞寺請天台智者疏

碧峯和尚

名僧

孝陵碑石

太師牕

龜桃

屏息

介甫絕句

陳智者住金陵勅

徐陵與智者書

毛尚書與智者書

陳後主沈后施物

金甲人

先祖夢中三人

秦檜女墓

猿妖

翟氏

語怪錄

陳公善謔錄

怪石

評花

目靜齒動

客座贅語卷三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三

遯園居士輯

賞心亭客批

陵祭

正旦祭

孝陵行香果酒清明日祭忌辰

一閏五月初十日無

閏用五月初十日行香中元日祭

萬壽聖節日行香十

月初一日行香冬至日祭凡三大祭用祝版已上祭

祀俱百官陪祭遣守備武臣行禮今例遣司香勛臣

行禮懿文陵正旦祭果酒孟春清明孟夏忌辰四月

客座齋詩 卷三
二十日孟秋中元孟冬冬至歲暮凡九大祭用祝文已五日孟秋中元孟冬冬至歲暮凡九大祭用祝文已上。百官不陪祭。惟奉祀行禮。祝文稱皇帝御名。謹遣某官致祭於皇伯祖考懿文太子云。懿文陵人稱東陵。孝陵大祭一歲止三舉。餘惟行香而東陵大祭者。九清卿劉公常言。隆殺相懸。不知何故。或是洪武中舊禮。沿而行之耳。

山祭

牛首山東有觀音山爲貞靜順妃張氏墳。妃荆憲王之母也。吉山東有南山爲悼熙麗妃李氏墳。俱

仁宗妃每年遣祭六次。順妃墳荆王遣祭如之。祝文稱皇帝御名。謹遣內官某。因里中無知者。著之二墳山林皆幽勝。而悼熙享堂前有大桂樹。翠碧如垂天之雲。尤爲怪偉。

大臣欽遣南京祭告儀

弘治十八年禮部題准。今後凡遣大臣於南京祭告天地太廟社稷山川等壇。前期致齋三日。不用擺列金鼓隊伍。惟用太常寺厨役鋪排扛抬品物。或入大內由承天等中門而入。或出郊外由正陽中

門而出。欽遣大臣不可。後隨亦不可。用儀仗祭品。止用脯醢酒果。百官亦不陪祀。並無飲福受胙之儀。

文廟主祭

上丁祀先師孔子。禮部奏。准南京國子監祭酒主祭。如有事故。則南京禮部堂上官主祭。昔年祭酒員缺。南京禮部侍郎張綸省祭。至使署部事郎中主祭。輕重失倫。誠爲非禮。後議祭酒及禮部堂上官或有事故。於南京各部大臣內請一員主祭。右太常寺志所載近例俱署印官行禮。

鄉試考官之始

洪武三年應天鄉試。知貢舉官則特進右丞相汪廣洋。左丞相胡惟庸也。考試官則御史中丞劉基。治書侍御史秦裕伯也。同考則侍讀學士詹同。弘文館學士睢稼。起居注樂韶鳳。尚寶丞吳潛。國史編修宋濂也。四年又鄉試。主試則兵部尚書吳琳。國子監司業宋濂。時考試之法猶未定。且未專屬翰林官。故其制如此。

太學

洪武中上以公侯子弟在太學者多驕慢不習訓
詔曹國公李文忠提督國子監是以國公而理太學
事也二十九年因學正吳啟言上命魏國公徐輝
祖率禮部翰林院官詣監考試諸生等第吏部以次
錄用是以國公而試太學士也洪武中起致仕刑部
尚書李敬爲國子祭酒致仕試吏部尚書劉崧爲司
業是以尚書而起太學官也國初太學之重如此
非三品得謚

國家謚法非三品以上兩京大臣不得與留都大臣
之有謚者惟倪文僖謙文毅岳周襄敏金劉清惠麟
梁端肅材王襄敏以旂六公皆尚書也張學士益五
品而得謚文僖以扈從土木死難之故若太醫院判
蔣用文六品官也以技藝小臣侍上起居乃得謚
恭靖則尤爲異典矣

南部入內閣

弇州紀南都入內閣者三人一爲新都楊公廷和以
戶部尚書一爲梁公儲一爲茶陵張公治皆以吏部
尚書當時以爲盛事然梁公楊公先在內閣知誥勅

出爲南部尚書此特勅取入閣至京方改兼文淵閣大學士耳又張公已正位尚書未有若萬曆丁未葉公向高以南吏部侍郎徑授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者也且公年方四十九又入朝未久卽爲首揆尤爲盛事

應天主試用編檢

主應天試者自正嘉以來必用官僚及講讀近則講讀亦少惟萬曆壬午副考以修撰沈公懋孝耳考前此永樂癸未則編修王達戊子則檢討王洪甲午則編修周述正統丁卯則檢討錢溥成化乙酉則編修彭華皆主應天試編檢得主鄉試兩京先朝之制固然爾時若官坊史官主會試亦恒有之自成化後則制乃大異矣

南部三孤

南京大臣以三孤兼者獨少保參贊機務南京戶部尚書黃福一人而已若太子太保則有四人焉兵部喬宇秦金吏部王用賓戶部周經大都尚書九年考滿則加一品而滿九年者希以故隆萬來南部尤少

一品者

尚書一品三品

弇州紀建文中特崇加六部尚書皆正一品於是吏部尚書張統戶部尚書王鈍禮部尚書陳迪鄭賜兵部尚書齊泰茹瑋鐵鉉刑部尚書侯泰暴昭工部尚書嚴震直皆階特進榮祿大夫然洪武三年始設吏部尚書正三品侍郎正四品屬中書省十三年罷中書省陞尚書正二品侍郎正三品是一尚書也在國朝正二品而或爲正三或爲正一亦已三變矣

他部銜掌南吏部

弇州六卿表紀師公達永樂二十二年以南戶部尚書兼掌吏部宣德二年卒猶止稱戶部考吏部志公以永樂十九年復任南吏部侍郎戶部志公二十二年爲戶書吏部傳言公宣宗卽位晉戶書兼掌吏部與志所紀不同而吏部歷官表洪熙元年許思溫以左侍陞尚書師公兼掌在何時知必有一誤矣

吏部尚書改南部

弇州異典述稱吏部自建文而後益重矣其改南吏

部者崔莊敏公恭改南禮部者耿文恪公裕改南兵部者劉公機按崔劉二公皆以丁憂復除止可云起不可云改惟耿公則以北而南且禮部斯可謂之改蓋時有執左道登顯仕者庇其鄉人而耿公居吏部不能遂故出公於南耳未久轉南兵部弘治中召還禮部尋仍爲吏部尚書

生員任宗伯

俞公綱上元人以生員善書由中書舍人天順中官南禮部左侍郎成化三年致政

南部兼北銜

正德初王公軾以南大司徒兼北院副都總師征蜀嘉靖中王公守仁以南大司馬兼北院左都討岑猛張公經以南大司馬兼北院右都平倭至王公用賓以南太宰仍兼翰林院學士蓋優禮儒臣之典也又分州卿貳表載隆慶中林公濂以南少宰兼翰林學士

南尚書兼列卿

成化中程襄毅公信爲南京兵部尚書先是以兵書

提督軍務平川貴蠻功加兼大理寺卿至是猶兼之
北衙理南務

南翰林掌篆者皆用北衙。其它如嘉靖中李默王材
瞿景淳陸樹聲俱以太常寺卿掌南京國子監事。此
以北衙理南務也。弇州所述又有屠義英以常卿掌
南監考屠實以南常卿。又云萬士和以禮左侍管南
禮右侍。按萬公自以禮左起南禮右非管事。又云翁
大立以兵侍管南吏刑二部。翁公亦是起官云管亦
誤。

大學士理南部

宣德四年華蓋殿大學士張瑛以原官掌南京禮部
其官稱禮部尚書時北京為行在故不稱南京也。大
學士不理閣事而出理部事。且又在南京國朝獨瑛
一人耳。時寒夏三楊輩自筦機務瑛本以東宮官僚
驟進入閣典制誥非。上所倚重故理部事如此也。

守備

守備永樂二年駙馬都尉沐昕與襄城李隆一同鎮
守。又宣德五年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任守備南京。

守備之久者成國公朱儀天順八年任弘治九年卒
在任三十三年魏國公徐鵬舉正德十六年任嘉靖
十七年復任前後共三十二年

協同守備

都督僉事趙倫景泰元年任都督同知馬良成化二
年任自後皆公侯伯爲之而都督官不得與矣

參贊機務非南京兵部銜

別集言參贊機務非南兵部銜爲戶部尚書黃福張
鳳吏部尚書崔恭都察院右都御史張純王恕其南

兵部而非尚書者右侍郎徐琦琦未幾卽陞尚書仍
參贊按張鳳鹽山人李文達賢爲碑銘言公以景泰
癸酉由戶書轉兵書參贊又二年召爲戶書天順元
年調南戶部言鳳以戶部參贊未的也張純史傳純
以右副都御史奉勅監督南京軍務又一年景泰辛
未陞右都御史明年奉勅陞兵部尚書參贊守備機
務云以右都御史參贊亦小不合王公恕以右都參
贊亦未久卽遷兵部尚書

大臣高壽

南都大臣眉壽者止劉清惠公麟一人年八十有六
大老遺腹生子

童公軒年七十四而卒無子遺腹生一子公預命名
曰紫芝見倪文僖公謙墓志銘

勛戚久任

趙輝在永樂十一年癸巳以千戶守金川門 成祖

奇其貌以長公主配之凡事 六朝掌都督府奉

孝陵祀至成化十二年丙申卒凡六十四年尚主時

年已二十餘計年當九十矣府第在南京宮城後載

門北諸公主第皆圯廢獨趙府巋然尚存

徐魏公備謚莊靖自襲爵至卒再提督守備五十四

年其孫鵬舉襲公爵至卒三提督守備五十六年

蜂蟻

嘉靖甲寅秋總督糧儲公署中有蜂房懸於檐下不

數日大如斗羣蜂聚焉同日中堂忽聚蟻數升有頃

四散時衡水楊公宜為總督甚怪之然竟無恙厥後

庚申春總督黃公懋官以軍餉不時軍士嚙呼圍之

遲明忿擊督署毀拆一空遂執黃公拉死之懸大中

橋坊上自下以箭射之軍四行搶掠當事者曲貸撫之乃定蜂屯蟻聚妖孽先見之萌也然歷七年而始應又不中甌于楊公而中于黃公豈人事亦有以致之然歟黃公持法太苛裁革冗食又吝於出納遂罹斯禍楊太學希淳有文紀其事

化俗未易

湛甘泉先生爲南大司馬令民毋得餐大魚酒肆中沽市無論舉火當鑪致衆叢飲者禁除歲庶民毋得焚楮祀天糜財犯禮姜鳳阿先生爲南大宗伯申明

宿娼之禁凡宿娼者夜與銀七分訪拿幫嫖之人責而枷示二公之事皆以立禮之坊制淫之流也然姜之事行僅游冶之子以爲不便湛之事行而稱不便者怨聲遂載道未幾法竟不行所以者何都輦之地羣情久甘酣管萬口易至瀟羹故當事者往往持治大國若烹小鮮之說勢固然也故治貴因民

新知錄

廣文劉時卿名仕義官桐城著新知錄二十四卷上下古今倚撫臧否具有依據偶記其二則一曰躁心

濯舊曰二人同舟有所適一人性急晝夜計程稍阻輒憤懣形爲枯瘁一人性緩任之增食甘寢顏色日澤旣而抵其處二人同時登岸此可以爲躁心者省矣一日察政文子曰察見淵魚不祥班超曰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司馬溫公潛虛曰察窮秋毫物駭而逃長民者宜三復焉

補諡

諡以尊名節以一惠古今之大典也故臣不得私其君子不得私其父夫以官秩之膺顯子孫之彊盛遂

可以奪天下萬世之公而殺太常博士之議則幾無諡矣吾鄉自王襄敏後與此典者殆不乏人而竟成闕事余深悵焉因間臆之如陳靜誠遇高不仕之義於攀龍附鳳之時其蹈高且嘉謨入告覺巢由之爲固矣何尚寶遵矢不諱之音於批鱗將鬢之日其義勇至視死如飴覺逢干之爲易矣童尚書軒學攬天人之奧其立身范俗也端而毅顧尚書璘文並徐劉之駕其撫民彌教也惠而明陳中丞鎬督學振鄒魯之遺風而撫綏尤多渥澤殷宗伯邁歷仕挺松筠之

素節而恬澹足鎮囂浮此誠朝宁之珪璋人倫之弁冕亟宜易名以示旌異者也責在後死曷能諉旃金陵瑣事謂張文僖公與曹文忠公同死土木之難不知何以死同而謚異按曹公初謚曰文襄後乃改今謚頃亦因議謚與當事言文僖謚當改引曹爲例也

鄉賢

鄉賢之舉典重一時祀垂千載必當之者無媿色祝之者亡媿辭而後謂之非濫吾鄉此典正嘉以前最

爲嚴核後稍寬矣以余所知往詰如姚太守隆之潔慎王給事徽之清直李憲副重之丰稜盧苑馬璧之貞恬沈侍御越之耿介阮憲僉厘之廉靜在當時並許瑋璿在今日尤堪楷式而俎豆尚虛蘋藻未薦豈子孫之無力抑採訪之未周聞王公臨坳遺誠厥子太僕曰吾恥入鄉賢慎毋溷我噫爾時猶有此言後當何若念之慨然

梁鍾山定林寺藏經

劉勰家貧不娶依沙門居博通經論區別部分而爲

客座贊詩 卷三
之叙定林寺藏經其所詮次也所撰文心雕龍中書
令沈約絕重其文凡都下寺塔名僧碑碣皆出其手
傳大士

大士傳弘東陽郡烏傷人體權應道躡嗣維摩時或
分身濟度爲任或金色表胸異香流掌或見身長丈
餘臂過於膝脚長二尺指長六寸兩目重瞳色貌端
峙梁武聞之延於鍾山定林寺天花甘露恒流於地
常以經目繁多不能遍閱乃建大層龕一柱八面
實以諸經運行不碍謂之輪藏

隋棲霞寺請天台智者大師疏

棲霞寺衆保恭等和南竊以瞻慕明德灰琯屢遷展
覲以來炎涼甫隔伏食至法用稟教門定水澹而無
涯詢峯高而不極至如止觀方等之義龍樹馬鳴之
文莫不殫其理窟究其冲妙恭雖不敏少游講席窺
翫南北經論三十餘年求其奧旨不悟觀諸法
海寄在餘生所冀傾蠡猶欣飽腹然道安之遇澄上
人便稱北面惠永之逢遠上首卽創東林是知得奉
勝人須安勝地者也恭雖疎薄竊欣往彥所居棲霞

寺乃宋代明徵君宅僧紹之所建立也。鑄山現像疏巖敞殿似若飛來無慚踊出若其林泉爽麗房宇縈紆桂嶺春芳雲牕晝歇自昔高行是用遊寫故寺衆齊誠請延威德惟願傍觀曩喆爰降彼居依經受用必垂納處所有園田基業具在別條謹共開府士柳顧言證成斯誓庶金剛之域與鷲嶺而長存法寶斯傳等雞山而不滅謹疏開皇十五年八月六日保恭等疏此文麗則高古自非唐以後人手筆金陵苾芻中乃有如此人如此文世無傳者特爲載之顧言官

兼秘書監直內史省開府儀同三司嘗奉勅撰智者大師碑此文或顧言代草未可知也

碧峯和尚

碧峯寶金和尚俗姓石氏乾州永壽縣人也母張氏有桑門持鉢乞食以觀音像授之且囑曰汝謹事之當生智慧之男未幾果生和尚年六歲依雲寂溫法師爲弟子旣薙落受具戒徧詣講肆窮性相之學已而拊髀嘆曰三藏之文皆標月之指爾卽更衣入禪林時如海真公樹正法幢于西蜀晉雲山中亟往見

之。公示以道要。和尚大起疑情。三年間寢食爲廢。偶攜筐隨公擷蔬。忽凝坐不動。歷三時方寤。公曰。爾入定耶。和尚曰。然。曰。汝何所見。和尚曰。有所寤。爾曰。汝第言之。和尚舉筐示公。公非之。和尚寘筐於地。拱手而立。公又非之。和尚厲聲一喝。公奮前。搥其胸。使速言。和尚築公胸。仆之。公猶未之許。和尚愈精進不懈。遂出參諸方。憇蛾眉山。日採松柏啖之。脇不沾席者。又三年。自是入定。或累日不起。嘗趺坐大樹下。溪水橫逸。人意和尚已溺死。越七日。水退。競往視之。和尚燕坐如平時。唯衣濕耳。一日聽伐木聲。通身汗下。如雨。嘆曰。妙喜大悟。十有八小悟。無算。豈欺我哉。未生前之事。今日乃知之。急往證於公。反覆辨詰。甚力。至於拽傾禪榻而出。公曰。是則是矣。翌日重勘之。至期公於地畫一圓相。和尚以袖拂去之。公復畫一圓相。和尚於中增一畫。又拂去之。公再畫如前。和尚又增一畫。成十字。又拂去之。公視之不語。復畫如前。和尚於十字加四隅。成卍文。又拂去之。公乃總畫三十圓相。和尚一一具答。公曰。汝今方知佛法宏勝若此也。

吾師無用和上有云坐下當出三虎一彪一彪者豈非爾邪先是和尚在定中見一山甚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諸佛五十三菩薩行道其中有招禪師謂曰此五臺山秘魔岩也爾前身修道於此靈骨猶在何乃忘之既悟遂遊五臺山道逢蓬首女子身披五綵弊衣赤足徐行一黑獒隨其後和尚問曰子何之曰入山中爾曰將何爲曰一切不爲良久乃沒叩之同行者皆弗見或爲文殊化身云和尚乃就山建靈鷲庵四方聞之不遠千里負糧來獻至正戊子冬順

帝遣使者召至燕都詔主海印禪寺力辭之洪武戊申大明皇帝卽位於建鄴又明年庚戌詔和尚至南京夏五月見上於奉天殿遂留居大天界寺時召入問佛法及鬼神情狀奏對稱旨後上設普濟佛會於鍾山和尚於圓悟關施摩陀伽斛法食竣事寵賚優渥夏五月悉粥衣盂之資作佛事七日乃示微疾上知之親御翰墨賜詩十二韻至六月四日沐浴更衣與四衆言別正襟危坐目將瞑弟子請留一言和尚曰三藏法寶尚爲故紙吾言欲何爲夷

然而逝後三日奉龕茶毗於聚寶山火滅獲五色舍利齒舌數珠皆不壞

名僧

余性好山寺每一遊歷意輒欣然尤於荒涼岑寂之區倍爲延佇自謂宿世有空門緣所交緇流頗衆若楚黃蘗深有之禪邨蜀高原明昱越天臺傳燈之講義越雙井惟傳之詩句固錚錚佼佼法中之龍象也吾鄉雪浪之洪恩慧解通脫不爲法縛廢跡遺心別有真契洪濟之守心精持木义皈依淨土慈悲拔物誠感十方余皆得參承而接席焉至今思其風義每深嘆企嘗謂使余結宇中林棲心俗外得如三四公者與偕淨侶晨鍾夕梵晏坐經行便可敝屣浮名樂而忘老矣

孝陵碑石

永樂三年秋於陽山采石爲孝陵碑石長十四丈濶三之二厚一丈二丈黝澤如漆學士胡公廣有游陽山本業寺記而詹事鄒公濟有記乃云二年冬於幕府山陽訪碑石高廣中度尋於龍潭山麓鑿石求

跌既而神龜呈露昂首曳尾介文玄蒼乃於龜下遂得跌材適與碑稱與胡公記異不知前碑材後竟用否石龜今藏孝陵殿中有木平臺上安二御座乃朱紅圈椅前一朱紅案案左一紅匣貯龜于中長可尺餘首昂身形畧似而已右以一空匣配之鄒記言宜藏於太廟今人遂謂太廟中有神龜誤矣

太師牕

秦會之丞相第中牕上下及中一二眼作方眼餘作疏櫺謂之太師牕此卽今之柳葉榻子也俗又名爲

不了格

龜桃

今以麪作桃乳形名之曰龜桃俗訟呼不解所謂考太常祭物志有麪龜有麪桃乃知龜自龜桃自桃俗一槩呼之失其意矣

屏息

太常供奉祭品如羹醢之類其捧獻人口鼻用物作長袋繫於頸後俗名抵鬚非也志名曰屏息太廟以黃羅它祀以紅紵絹爲之

介甫絕句

王介甫投老金陵依鍾山下居後復捨宅爲寺所題
絕句關金陵山水者往往多遠情幽景因摘而書之
如曰南蕩東陂水漸多陌頭車馬斷經過鍾山未放
朝雲散奈此黃梅細雨何曰誰將石黛染春潮復撚
黃金作柳條西崦東溝從此好筍輿追我莫辭遙曰
雪乾雲淨見遙岑南陌芳菲復可尋換得千顰爲一
笑春風吹柳萬黃金曰南浦東岡二月時物華撩我
未參差含風鴨綠粼粼碧弄日鶯黃裊裊垂曰竹裡

編茅倚石根竹莖疎處見前村閉眠盡日無人到自
有春風爲掃門曰春風過柳綠如縹晴田烝紅出小
桃池暖水香魚出處一環清浪湧亭臯曰木末北山
雲冉冉草根南澗水泠泠縹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
雲稻正青曰石梁茅屋有彎碕流水濺濺度雨陂晴
日暖風生麥氣綠陰幽草勝花時曰寄公無國寄鍾
山垣屋青松掩藹間長以聲音爲佛事野風蕭颯水
潺湲曰菴雲作頂峭無鄰衣月爲衿靜稱身木落岡
巒因自獻水歸洲渚得橫陳曰稻畦藏水綠秧齊松

鬣初乾尚有泥。縱蹇尋岡歸獨卧。東菴殘夢午時雞。
曰荷葉初開。筍漸抽。東陂南蕩正堪游。無端隴上脩。
脩麥橫起寒風。占作秋。曰北山輪綠漲橫陂。直塹回。
塘濼濼時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曰與。
客東來欲試茶。倦投松石坐欹斜。暗香一陣連風起。
知有薔薇澗底花。曰野水從橫漱屋除。午牕殘夢鳥。
相呼春風日日吹。香草山北山南路。欲無曰小雨輕。
風落棟花細紅如雪。點平沙。槿籬竹屋江村路。時見。
宜城賣酒家。曰茱簷長掃靜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曰桑條索莫棟。
花繁風斂餘香暗。度垣黃鳥數聲殘。午夢尚疑身屬。
半山園曰青青千里亂春袍。宿雨催紅出小桃。廻首。
北山無限思。日酣川淨野雲高。曰午枕花前簟欲流。
日催紅影上簾鉤。窺人鳥喚悠颺夢。隔水山供宛轉。
愁曰隱隱西南月。一鉤春風落日澹如秋。房巢半掩。
無人語。鼓角聲中始欲愁。曰斜徑偶通南埭路。數家。
遙對北山岑。草頭蛺蝶黃花晚。菱角蜻蜓翠蔓深。曰。
江北秋陰一半開。晚雲含雨却低回。青山繚繞疑無。

路忽見千帆隱映來。曰定林青木老參天。橫貫東南
一道泉。六月杖藜尋石路。午陰多處弄潺湲。曰茅屋
滄洲一酒旗。午烟孤起隔林炊。江清日暖蘆花轉。祇
似春風柳絮時。曰蕭蕭出屋千竿玉。靄靄當牕一炷
雲。心力長年人事外。種花移石尚殷勤。曰冥冥江雨
濕黃昏。天入滄洲漫不分。北澗欲通南澗水。南山正
遶北山雲。曰兩山松櫟暗朱藤。一水中間勝武陵。午
梵隔雲知有寺。夕陽歸去不逢僧。

陳智者住金陵勅

天台志有陳宣帝留智者住瓦官勅云。京師三藏雖
弘。皆一途偏顯。兼之者寡。朕聞瓦官濟濟。深用慰懷。
宜停訓物。豈違獨善。一二曹義達。口具得朕意也。四
月一日。臣景歷少主。請于光宅寺講仁王經。勅今欲
於寺捨身。僧得大施。敬屈講仁王經。日自欲聽聞。今
遣後閣舍人李善慶往。遲知一二。又治光宅寺。勅光
宅是梁武龍潛之地。不整處多。今勅繕量。隨由就功。
一二羅宣取來意。

徐陵與智者書

國清百錄云。陳左僕射徐陵與大師書最多。門人兢將去。追尋止得三紙。其一曰。陵和南。昨預沈儀同法席。餐奉甘露。無畏之吼。衆咸歸伏。然正法炬朗。諸未悟。自慶餘年得逢妙說。尋事諮展。此不申心謹。和南其二曰。陵和南注仰之心。難可敷具。拔公至蒙三月二十日。旨用慰積歲傾心。麥冷體中。何如願。一日康勝。山中春夏無餘惱耳。遲復存旨。弟子二三年來。溘然老至。眼耳聾闇。心氣昏塞。故非復在人。兼去歲第六兒夭喪。痛苦成疾。由未除愈。適今月中。又有哀故。

頻歲如此。窮慮轉深。自念餘生無復能幾。無由禮接。係仰何言。敬重璪公。今還白書。不次弟子徐陵和南。其三曰。陵和南放生。星聞公家。極相隨喜。事是拔公口具。謹不多諮。惟遲拔公。迂出數百里水。全其命根。如此功德。算數無盡。隨喜無量。此不悉諮。又其一曰。弟子徐陵和南。弟子思出樊籠。無由羽化。旣善根微弱。願力莊嚴。一願臨終正念成就。二願不更地獄。三塗三願。卽還人中。不高不下。處託生。四願童真出家。如法奉戒。五願不墮流俗之僧。憑此誓心。以策西暮。

今書丹款仰乞證明陵和南

毛尚書與智者書

其一曰累年仰系不易可言承今夏在石像行道欣羨無極又聞欲于天台營道場當在夏竟耳學徒遠近歸依者理應轉多安心林野法喜自娛禪講不輟耳四十二字門令附雖留多時讀竟不解無因諮訪爲恨轉積南岳亦時有信照禪師在岳嶺徒衆不異大師在時善公於山講釋論彼亦邑遲望還綱維大法不者歸鍾嶺攝山亦是棲心之處何必適遠方詣

道場希勿忘京師邊地之人豈知廻向傾心無時不積未因接顏色東望欵滿敬德信人今返書不具弟子毛喜和南弟子諸弟及兒悉蒙平安第三任鄱陽郡第二爲豫章王司馬第四大延卿第五入閣度支郎大兒由在東宮爲中書舍人仰蒙垂顧大善知識大同學輒復遠諮其二曰秋色尚熱道體何如禪禮無乃損德弟子老病相仍湯藥無效兼不得自閑轉有困耳仰承移住佛隴永恐不復接顏色悲慨具深仰惟本以曠濟爲業獨守空巖恐違菩薩普被之旨

近與徐丹陽諸善知識共訓量等是一山鍾嶺天台亦何分別必希善加三思不滯于彼我京師彌可一二因被師口具其間願敬道德弟子毛喜和南其三曰適奉南嶽信山衆平安弟子有答具述甲乙後信來當有音外也今奉寄牋香二片熏陸香二觔檳榔三百子不能得多示表心弗責也弟子毛喜和南其四曰今仰餐敷說訓往綽然道俗嗟味般若照明豈是拙辭所能稱述弟子毛喜和南按喜榮陽人仕陳官五兵尚書爲光祿大夫領軍驍騎將軍瓦官法會

獲預聽衆懇求禪要躬執弟子禮受六妙門及四十二字法門旦夜研尋不因事廢徐毛二公皆在金陵與智者往還是此中一故事且南朝文筆世如晨星偶搜他志得之鈔附于此陵書在沈儀同席聽法沈名君理吳興人尚陳武帝女會稽長公主疏請師住瓦官開法華經題宣帝勅停朝一日令羣臣往聽陵後身爲法華第六祖嗣章安之法所願真不虛矣

陳後主沈后施物

瓦官智者禪師在建業靈曜寺後主遣主書羅闌宣

口勅送金像一軀光跌五寸釋論一部闕寶樓於案一面
山羊鬚麈尾一柄并匣虎面香爐一面并合東田口
二又宣口勅不許讓口且留山中使役勿勞輸送又
送扶月供夏服一通細蕉五端絹布各十疋綿十斤
黃屑二斗扶月米五石錢三千文果菜付隨由扶月
送後住光宅寺沈后致書云妙覺和南今遣內師許
大梵往稽首乞傳香火願賜菩薩名庶藉薰菩提眷
屬謹和南送扶月供薰陸沉檀各十斤黃屑一斗細
紙五百張燭十挺赤松澗米五石錢一千文右件月

月供光宅寺大師答啟云今名海慧菩薩又後主扶
月供薰陸香一合檀香三十斤中藤紙一墮乳酥一
斗錢二千文右件月月供光宅寺

黃屑開元十道志
驩州貢黃屑沈香

香之類也

隋煬帝爲晉王暕戒師衣物有聖種納袈裟一緣
黃紋舍勒一腰綿三十屯鬱泥南布袈裟一緣黃
絲布襪一具絹四十疋鬱泥南絲布褊袒一領黃
紬臥褥一領布三十禪鬱泥絲布坐褥一具烏紗
蚊幃一張紙一百張鬱泥絲布方裙一腰紫縵靴

一量錢五十貫鬱泥雲龍綾被一緣龍須席一領
蠟燭十挺鬱泥羅頭帽一領須彌氈一領銅硯一
面高麗青坐布一具烏皮履一量墨二挺黃絲布
被襠一領南榴枕一枚和香一盒鐵錫杖一柄象
牙管一管麈尾一柄烏油鐵鉢一口并袋斑竹筆
二管銅七筋一具犀角如意一柄并匣白檀曲几
一枚銅重盃三口石青爐奩一具山水繩牀一張
銅搔勞一口銅香火七筋一具白檀支頰一枚銅
澡罐一口南榴夾膝桃一枚竹蠅拂一柄鐵剪刀

一口蒲移文木案一具并褥犀莊瓜刀一口鐵剝
刀一口黃絲布隱囊一枚紫檀巾箱一具鐵鑷子
一具白瓦唾壺一口并籠巾柿心筆格一枚銅燭
擎一具鑰石莊柿心經格一具犀裝書刀一口白
團扇一柄爪篆龍篆縣針垂露飛白倒薤魚篆科
斗小篆大篆字穀皮屏風一具淨人善心年十一
右牒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又施物至玉
泉寺五彩四十九尺旛二張五色斑羅經巾二枚
絹五十疋錦香鑪禮十張熏陸香二筋剃刀十口

鷄納袈裟一領油鐵鉢十口雄黃七觔須彌檀五
領又施天台山納袈裟十領龍須席二領須彌檀
二領猫牛酥三瓶熏陸香一盒及爲太子仁壽元
年十二月十七日施天台山白石香爐一具大銅
鐘一口鷄納袈裟一領鷄納褊衫二領四十九尺
旛七口黃綾裙一腰檀二百領絲布祇支二領旛
一百口和香二盒胡桃一籠衣物三百段麥麩一
盒石鹽一盒酥六瓶二年又施天台山飛龍綾法
衣一百六十領旛一百五十張光明鹽一石酥五

瓶又別賜灌頂法師金縷成彌勒像并夾侍菩薩
聖僧周匝五十三佛織成經檀七張織成經袋二
口熏陸香一百觔酥合和香一觔陳隋二主皈依
智者恣行五慾自斷善根所賜嚫施本無足紀第
以其中名相多六朝方物方言文人攷据間有所
遺因附載之爲滄通者資一二異聞奇字耳又智
者答上晉王萬春樹皮袈裟一緣乃梁武帝時外
國所獻者晉王謝啟云菩薩戒稱所着袈裟皆染
使壞色况復自然嘉樹妙彩天成相應之言無勞

外假萬春表長生之稱二翼合善譬之辭永服周旋恒充布薩常事半月豈惟六日着如來衣深荷慈獎謹和南衣名甚新奇啟文亦妙

金甲人

何工部遵正德中疏諫南巡廷杖死世廟初贈公尚寶卿官其子一人南畿志言公贈光祿少卿誤也公葬南郊且百年矣其孫諸生應鼎常夢一金甲人謂之曰亟改扞而祖吾爲而祖所壓且百年柰何形家亦言地非吉壤應鼎乃改葬旣開壙則棺木已腐而形故不壞面如生日開而睛甚黃衣紅袍色猶未變也掘其下果有磚甃爲古塚不知何人之墓且當何公葬時豈不知是前人塚而扞之皆異事也

先祖夢中三人

萬曆己卯秋先祖贈中憲公夢一人語之曰今科報中式者三一者之北門橋一者之剪子巷一者之上新河覺而臆其人是科無驗庚辰冬先祖謝賓客矣踰三年爲壬午應天中式者三人第六名沈天啟佳剪子巷第十二名黃夢麒住上新河第十四名張文

暉住北門橋夢之奇中如此且踰一科始驗夢之人已逝而兆始符造化之巧真不可測也

秦檜女墓

王君履泰言秣陵鎮人曾掘地得塚朱其棺以銅爲甕皮之羨中多金銀器報于巡檢司官勘誌石秦檜第三女也官亟令人掩之金陵瑣事載嘉靖末江寧鎮人有掘得檜墓者所獲不貲官因惡檜而緩其獄按元金陵志檜墓在牛首山在江寧鎮南木牛亭者其祖瑩耳未知孰是

猿妖

張韞甫言嘉隆間一部郎之妻偶出南門梅廟燒香爲物所祟每至輒迷眩百計遣之不去後部中一辦事吏諳道籙符水郎命劾治之吏設壇行法別以小鑿攝怪久之壘內嘖嘖有聲吏復以法呪米每用一粒投壘中其怪卽畏苦號叫似不可堪忍者問其何所來怪答曰本老猿也自湖廣將之江以北道過金陵偶憩于高座寺樹杪而此夫人經行其下適有淫心遂憑而弄之耳吏以符封壘口火焚之怪遂絕按

宋高僧傳載會稽釋全清工密藏禁呪法効治鬼神
所治市僧王家之婦草爲芻靈立壇呪之良久婦言
乞命乃取一錮驅芻靈入其中叻叻有聲緘器口以
六乙泥朱書符印而瘞之卽此術也

翟氏

友人翟德孚名文炳以庠生援入監第四子聰敏能
文而病瘵其家多妖祟日夜拋擲瓦礫不休德孚請
効鬼者治之設壇于所居樓之庭中而置壘以俟久
之一婦人啼哭嗚咽自樓而下趨入壇上壘中悲悽

不可聞云是德孚亡婦不忍舍吾子來相顧耳今何
意煎迫至此亡已請勿葬我葬則永無生路矣德孚
不聽竟於園地掘坎瘞之所擲瓦礫遂絕而子竟不
起此上二事與瑣事所載方崦岑花村事正同

語怪錄

魯南陳先生著語怪錄中四則一曰秦雲字士龍金
陵人也號南堂居士有詩名爲定西侯記室不得志
卒於彭城金元玉家嘗召箕書案上云吾南堂居士
也請賦一章卽降箕云十年塵足走京華桃李春風

幾度花地下尚懷天子殿。世間依舊故人家。鐵城野
哭存青眼。玉壘蠻戈蕩白沙。怨恨征西元帥使。不如
江海泛仙槎。一曰方伯吳公彥華爲參政時。出按部
宿公署中。夜入廁。自置燭地上。見一人爲執燭起。黃
裳綠衣女子也。公不敢仰視。久之遣執燭前導。過牖
下門子皆熟睡。撼之不醒。遣入室取衣冠危坐。曰置
燭案上。揮之出。乃去。一曰劉司空麟初爲刑部郎出
理刑於澶淵。夜方寐。有物如木棉團壓于被。遂不能
醒。強振起去。若飄風。少寐。又復壓被上。如是者三。乃
呼門役皆入室。不能醒。公自起逐之。若烟從牖隙中
去。一曰周公約菴巡撫延綏時。榆林一婦方產。渴思
飲水。飲輒至滿桶。自是不食。亦不復與人間事矣。終
日求掩埋其夫。苦其亂從之。穿穴使入。上留一竅。越
數日。啟視猶生。城中人以其爲神。強出之。將以布裹其
軀。漆而爲供奉。公聞而怪之。舉其衆召婦至臺訊之。
婦曰。吾不粒食久矣。非人間所宜存者。但掩埋可何
治。爲竟遣之。不知所終。余又記王公少冶官刑部。差
竣歸京。未攜家往寓中臥室。以蓆布地。夜忽覺有物

壓其胸而身遂如在磨盤上旋轉如風眩運甚然心
了了強力簸頓之其物墮床下走蓆上窅窅有聲急
呼僮起逐之僮倉卒開門遂逸去此與劉公所遇正
同皆狐妖也

陳公善謔錄

司馬王公敞身短紗帽作高頂鞞着高底輿用高扛
人呼爲三高先生

顧太僕居憂鬚髮盡白至服闋北上乃皆烏之人曰
鬚髮亦起復矣

陳鐸爲指揮善詞曲又善謔常居京師戲作月令惟
記其二月下云是月也壁蝨出溝中臭氣上騰妓鞞
化爲鞋最善形容化爲鞋更可笑也

夏學正病有傳方焚漆頭巾作灰酒服之其子取服
頃之煩燥而卒學正少與南太宰張公濬同舍因爲
志其墓其銘曰少學於學宮旣官于學宮今也卒於
學宮嗚呼夏公黃撝之主事爲改數字少學於頭巾
旣官於頭巾今也卒於頭巾嗚呼夏君太宰聞之歎
曰真油嘴也

南部考察刑部黜一郎中時陳留劉公忠爲太宰人問劉何以得其情而黜之。搗之曰王顧左右而言他。時王考功韋顧驗封璘爲劉所信任。故云。蔡承之見碑龜趺。問周子庚曰。此亦龍種。有別名。非龜也。偶忘之。周答曰。名老蔡。承之笑曰。問誤也。大龜曰蔡。

怪石

東坡先生黃州江岸細石。第有溫瑩如玉。或深淺紅黃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文。又有一枚如虎豹者。

有口鼻眼處而已。余鄉王藩幕家有一大石子。中具兜塵觀音像。面目跣趺。儼然如生。衣袂亦復分曉。又程別駕家南門外有石子。累數百。有白質五彩文。或黑質素文。中或現北斗七星。或具山水草木狀。或具鸚鵡眼。或如桃絲竹根。圓點數十。斑駁如畫。或赤如丹砂。或碧如翡翠。種種奇特。不但如東坡志林所書矣。石多出六合山中。今盡爲人掘取。如前所記一枚。直可錢數千。

目靜齒動

客座贅語
卷三
余向偶病齒痛有人教以常漱且叩曰目病宜靜齒
病宜動因讀志林記張文潛語曰目有病當存之齒
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又記黃魯直語曰治目當如
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目當如曹參之治齊治齒當
如商鞅之治秦知此說其來久矣

評花

余嘗評牡丹花虞美人花菊花似紙花扶桑花似縐
紗花芍藥花似絹花玉蘭花梔子花秋海棠花百合
花玉簪花西番蓮花似通草花桂花蠟梅花似蠟花
蘭花似角花梅花似鱗魚鱗花而東坡先生志林與
王文甫評花言茶蘼花似通草花桃花似蠟花杏花
似絹花罌粟花似紙花則既已先之矣

客座贅語卷三終

以繁芬密粟芬以絲芬以頤日衣之矣
王文甫言芬言茶藪芬以匪草芬以蘇芬以蘇芬
蘭芬以良芬以蘇芬以輪魚糝芬而東焚去主法

客座贅語卷四目錄

筆墨研冠天下

瘞鶴銘

慶奴黃羅扇

異芝

娑羅樹

梁朝樂游苑流杯儀

湖冊口數

二月生子

莠民 二則

二無字碑

石頭城

三段石碑

鑄錢

斗十六度

綠蝴蝶

鬪魚

女飾

陳南北獄

金陵古今鑄錢

太學生徒

五祀

畊臺蠶觀

乘馬衣冠

桃符畫雞蒜頭五毒等儀

郊香

祈雨

北斗

唐潤州貢

出母嫁母服

生母服

孝慈錄 二則

大樂

官曆五字

楊元慎嘲

王符潛夫論

鑄鼎劍于蔣山

品石螺子石

李後主研山

鍾隱

陶縝菜

豨蓂草

桂

河水成花

海陵王墓文

篆太學石經

愛愛

秋娘

小史見廬山夫人

金字心經大寶珠

徐十郎

張尚書

大捨記

金陵寺塔記

古志搜訪

菜才學口聖

...

阿水如芬

或刻王墓文

蘇葦草

...

蘇劉

蘇蘇菜

品不融于不

李對主所山

王齊魯夫備

魯鼎險于蘇山

客座贅語卷四

筆墨研冠天下

遯園居士輯
保寧菴主批

澠水燕談記李後主留意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研三物為天下之冠又言墨不直廷珪廷珪父超易水人與廷珪度江至歙州以其地多美松因留居以墨名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珪或為邽珪弟廷寬子承宴孫又用皆有聞江南善墨者又有朱

君德柴詢柴承務李文遠張遇陳贊著名當時其制有劍脊圓餅抽墨進貢墨供堂墨其面多作蛟龍其幕有宣府字或云宣或著姓氏或別州府宋仁廟嘗於宴賜近臣墨其文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承賜者皆廷珪雙脊龍樣尤爲佳品又墨莊漫錄載宣政間佳墨如關珪關瑄梅鼎張滋田守元曾知唯不知何許人又唐州桐柏山張浩製作精妙遂壓京都又河東解子誠又韓偉升所制久藏膠力皆不乏精采與新制敵可與李氏父子甲乙者又李格非破墨癖說言用薛安潘谷墨三十餘年皆如吾意不覺少有不足避暑錄話言潘衡墨佳以墨得名尤用功可與九華朱僅上下也又言墨工高慶和大觀中令取煤製墨不計其直又言潘谷親造者黑它如張谷陳瞻與潘使其徒造者皆不黑

瘞鶴銘

周吉甫摹瘞鶴銘僅得十七字其後王瓚詩字遂無載矣按墨莊漫錄云瓚刻詩一篇於銘之右方字畫差小於銘而筆勢八法乃極相類或此銘是瓚書亦

未可知。顧氏銘攷獨不及此。蓋李石續博物志謂書板帖與此銘皆定爲陶隱居書耳。瓚詩在宋已漫泐。其全篇云：冬日與羣公泛舟此山，江水初不凍。今年寒復遲，衆芳且未歇。近臘仍挾衣，載酒適我情。興來趣漸微，方舟大川上。環酌對落暉，兩片青石稜。波際無因依，三山安可到。欲到風引歸，滄溟壯觀多。心目豁暫時，況得窮日夕。乘槎何所之，謫丹陽功曹掾。王瓚銘字焦弱侯，先生据茅山志定以爲顧況書。

慶奴黃羅扇

江南李後主嘗於黃羅扇上書以賜宮人。慶奴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銷魂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烟態拂人頭。扇宋時猶傳諸貴人家，見春羞三字新而警。

異芝

梁簡文延香園大同十年竹林吐一芝，長八寸，頭蓋似雞頭，實黑色，其柄似藕，內通榦，空皮質皆純白，下微紅，雞頭實處似竹節，脫之又得脫也。自節處別生一重，如結網羅，四面周可五六寸，圍繞周匝以罩柄。

上相遠不相着也。其結網衆目輕巧可愛，其柄又得脫也。驗仙書與威喜芝相類耳。

娑羅樹

今南中有娑羅樹，幹直而多葉，葉必七數。一名曰七葉樹，初夏作花，花挺出于枝上，長數寸，莖紫青色，一莖數十花，花色白，結實如栗。西陽雜俎：巴陵有寺僧房牀下忽生一木，隨伐隨長，外國僧見之曰：此娑羅也。元嘉初，出一花如蓮，此與今木不類。天寶中，安西道狀言：臣所管四鎮有拔汗那，密有娑羅樹，特爲奇絕，不芘凡草，不止惡禽，聳幹無慚於松栝，成陰不媿於桃李。近差官採得前件樹枝二百莖，如得託根長樂，擢穎建章，布葉垂陰，鄰月中之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

梁朝樂游苑流杯儀

魏使李同軌、陸操聘梁，入樂游苑，西門內青油幕下，梁主備三仗乘輿從南門入，操等東面再拜，梁主北入林光殿，未幾引臺使人，梁主坐皂帳，南面，諸賓及羣官俱坐定，遣書舍人殷靈宣旨慰勞，具有辭答，其

中庭設鍾懸及百戲殿上流杯池中行酒具進梁主者題曰御杯自餘各題官姓之杯至前者即飲又圖象舊事隨流而轉始至訖於坐罷首尾不絕也嘗讀六朝人曲水序詩觀此當日流杯故事宛然如見今之為此宴者少矣

湖冊口數

侯鯖錄載天下生齒之數止據宋會要戶數言耳今以後湖志載古今人口數參諸史冊禹九州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周成王時口千三百

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漢自高祖訖於孝平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東漢光武中元二年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桓帝永壽三年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晉平吳之後口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隋大業二年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唐天寶十四載口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宋治平三年口二千五十萬六千九百八十熙寧十年口三千八十萬七千二百一十一紹聖元年口四千二百五十六

萬六千一百四十三元符三年口四千四百九十一
萬四千九百九十一大觀四年口四千六百七十三
萬四千七百八十四

國朝洪武中戶一千六十五萬二千七百八十九口
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三弘治十五年戶九
百六十九萬一千五百四十八口六千一百四十一
萬六千三百七十五嘉靖二十一年戶九百九十七
萬二千二百二口六千二百五十三萬一百九十五
萬曆六年戶一千六十三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

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我朝數較前代獨多
然今之隱漏者實夥總之冊籍雖具漫難憑據會典
稱休養既久生齒漸繁戶籍分合及流移附屬并脫
漏不報者多其數乃減於舊此探本之論也

二月生子

隋書蕭皇后傳后梁明帝歸之女也江南風俗二月
生子者不舉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岌收而養之未
幾岌夫妻俱死轉養舅氏張軻家後隋文帝爲晉王
訪姻蕭氏歸乃迎后歸受聘爲晉王妃焉當時俗忌

如此後漢張奐傳涼州俗子生于二月五月與父同生日俱不舉此俗久矣至是相沿于江南也
莠民 二則

十步之內必有惡草。百家之中必有莠民。其人或心志兇疏。或膂力剛彊。既不肯勤生力穡。以養身家。又不能槁項黃馘。而老牖下。於是恣其跳踉之性。逞其狙詐之謀。糾黨凌人。犯科扞罔。橫行市井。狎視官司。如向來有以所結之衆。爲綽號曰十三太保。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者。又或以所執之器。爲綽號曰棒椎。曰劈柴。曰稿子者。賭博酣營。告訐打搶。間左言之。

六月寒心。城中有之日暮塵起。卽有尹賞之窖。奚度之拍恬焉。而不知畏者衆矣。

又有一等既饒氣力。又具機謀。實報睚眦。名施信義。或殫財役貧。以奔走乎。匈貸。或陽施陰設。以籠絡乎。奸貪。遇婚葬。則工爲營辦。以釣奇。有詞訟。則代爲打點。以罔利。甚則官府之健胥猾吏。爲之奧援。閭巷之刺客奸人。助之羽翼。土豪市儈。甘作使令。花鵝梨柑。願供娛樂。報仇借客。而終不露身。設局騙財。而若非動手。有求必遂。無事不干。徒黨至數十百人。姓名聞

客座齋記 卷四
數千百里如曩之崔二龔三概可睹矣此尤良民之
螟螣而善政之蠹賊也可亡禁與

二無字碑

梅岡晉太傅謝安石墓碑有石而無其辭人呼爲無
字碑前記言以安功德難爲稱述故立白碑程史言
牧牛亭秦氏之丘隴在焉有移忠旌忠二寺相去五
里檜墓前隧碑宸奎在焉有其額而無其辭卧一石
草間曰當時將以求文而莫之肯爲今已矣按此則
金陵有二無字碑

石頭城

程史言六朝建國江左臺城爲天闕復築石頭城於
右宿師以守蓋如古人連營之制然古今議攻守者
多疑以爲分兵力而無用東陽陳同南嘗上書乞移
都建康謂古臺城當在今鍾山而大司馬門在馬軍
新營之側今城乃江南李氏所築耳使六朝因今城
以守則不費侯景數日力何以歷年如彼其久乎因
言曹武惠登長干兀木上雨花臺城中秋豪不能遜
其說良是第指古臺城所在未有明據亦出臆度自

客座齋語 卷四
清涼寺而上皆古石城積墉猶可識其址皆依山而高然則六朝非不知備也

三段石碑

府學中三段石碑按實錄吳天冊元年吳郡臨平湖開又於湖邊得石函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元天璽立石刻於巖山紀吳功德其文乃東觀令華嚴作黃睿東觀餘論曰皇象書人間殊少惟建康有吳時天發神讖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相傳乃象書也戚光續志云象書獨

步漢末況體兼篆籀誠宜居周鼓秦刻之次魏鍾繇諸碑勿論也其石四方面背濶書各八行兩傍狹書○行其文書滿三方而虛其一辭雖不可讀其可識者百八十餘字首曰上天帝言次曰天發神讖曰○讖廣多曰將軍禪將軍關內侯曰詔遣中書郎曰章咸李楷賀○吳寵建業丞許○等十二人曰永歸大吳上天宣命曰文字炳眼曰在諸石上其後又別書曰蘭臺東觀令曰巧工九江曰吳郡曰東海夏侯此蓋列與事之臣於正文之後東觀令時爲華嚴碑辭

雖未易讀大抵猶秦碑刻制爾泰山碑似方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正與此石類

鑄錢

南都自開國至嘉靖中開局鑄錢獨洪武宣德弘治嘉靖四種耳正嘉中民間用古錢其後怪濫之極至剪鐵葉錫片僞爲之後乃稍稍厭棄而更用開元通寶錢至今 上十年前始用萬曆通寶錢而與嘉靖隆慶制錢相兼行使自後工部遂議就局鑄造矣庚子辛丑間又別造大廠與寶源局並行鼓鑄增多至

百二十餘鑪於是戶部與操院亦議並鑄久之京府亦別起鑪鑄錢於常平倉矣所鑄之錢既多而行錢止於都城之內久則錢益多而其直反賤諸軍役匠作應受錢者咸不樂三七搭支又銅商以抽稅多故昂其直而部所給之銅價不可增則銅不時至於是乃減所增鑄鑪斥停鑄者各歸其家而私鑄之犯者衆矣向也未行廣鑄局中供役者不過世業舊工自廣鑄而召募多人於是撥砂看火醒眼錯邊之法人人具曉之身既不隸於官而無所牟利則往往私

鑄以市而其錢頗與官鑄者埒且又減其直以讎於市之買錢者而私錢乃盈地至官以法禁之小民以死抵突不可止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假人又曰利出于一孔者國無敵噫誠然哉

斗十六度

建業丹陽分埜屬揚州於天文入斗十六度蓋十二次度數班固取三統歷十二次配十二野其文最詳又有費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頗有先後如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固言爲星紀而費直言

起斗十度蔡邕言起斗十六度又范蠡鬼谷先生張良京房張衡譙周諸葛亮陳卓並云斗牽牛須女爲吳越揚州與固所言微有不同而必以丹陽入斗十六度亦或有無定者矣按斗六星其狀似北斗二十五度天廟也亦曰天機五星貫中日月正道爲丞相太宰之位宜褒進賢良稟授爵祿又主兵南二星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星天府庭也亦爲壽命之期將有天子之事占於南斗七星盛明君臣一心天下和平爵祿行

綠蝴蝶

丙申秋初家僮捉得一蝴蝶大如掌翅作淺綠色嬌膩豔發晴如點漆兩眉純紫腹下白微帶淡紅前翅頭兩畫後翅末三圈俱燕支色又兩帶如燕尾拖於後疑爲橘蠹所化段公路北戶錄紀盧肇員外說一蚡蝶如兩手大上有散綠點丁香眼前翅頭兩畫燕支色後翅爲燕尾分與予所見者大半相似

鬪魚

潘庚生巨史載宋文獻公云余客建業見有畜波斯

魚者俗訛爲師婆魚其大如指鬚具五采兩腮有小點如黛性矯悍善鬪人以二缶畜之折藕葉覆水面飼以蛆若蠅及蚊伺魚吐泡葉畔知其勇可用乃貯水大缶合之各揚鬚鬣相鼓視怒氣所乘體拳曲如弓鱗甲變黑久之忽作秋隼擊水聲泠然鳴濺珠上人衣連數合復分當合如矢激弦絕不可遏已而相糾纏盤旋弗解其或負則勝者奮威逐之負者懼自擲缶外視其身純白云今閩中有此魚以夏而鬪秋則否

女飾

今留都婦女之飾在首者翟冠七品命婦服之古謂之副又曰步搖其常服戴於髮者或以金銀絲或馬尾或以紗帽之有冠有丫髻有雲髻俗或曰假髻制始於漢晉之大手髻鄭玄之所謂假紒唐人之所謂義髻也以鐵絲織爲圓外編以髮高視髻之半罩於髻而以簪縮之名曰鼓在漢曰翦髻齒疑類於周禮之所謂編也摘遺髮之美者縷束之雜髮中助縮爲髻名曰頭髮詩之所謂髦也長擿而首圓式方雜爵華爲飾金銀玉璫瑁瑪瑙琥珀皆可爲之曰簪其端之珠若華者曰結子皆古之所謂笄也掩髮或作雲形或作團花形挿於兩鬢古之所謂兩博髮也花鈿戴於髮鼓之下古之所謂鑲蔽髻也耳飾在婦人大曰環小曰耳塞在女曰墜古之所謂耳璫也塞卽古之所謂瑱也以小花貼於兩眉間曰眉間俏古謂之花子一曰其制自古之玄的龍黥爲之昉也飾於臂曰手鐲鐲鉦也周禮鼓人以金鐲節鼓形如小鍾而今相沿用於此卽古之所謂釧又曰臂釵曰臂環曰

條脫曰條達曰跳脫者是也金玉追煉約於指間曰戒指又以金絲繞而箍之曰纏子卽繁欽詩之所謂約指一雙銀也以金珠玉雜治爲百物形上有山雲題若花題下長索貫諸器物系而垂之或在胸曰墜領或繫於裾之要曰七事又以玉作珮繫之行步聲璆然曰禁步皆古之所謂雜珮也古取其用今取其飾也金玉珠石爲華爵長而列於髮傍曰釵古一謂之笄齊梁間始有花釵金釵之名而實始於漢前此未之有也其差小於釵者曰掠子或謂卽古搔頭義取掠髮疑有類於古之所謂導也親迎婦將登車以彩帔或錦幅羃其首至夫家行合巹禮始揭去之曰蓋頭古名曰幪北齊納后禮有所謂加幪去幪者此也

陳南北獄

陳武帝令尚書刪定郎范果參定律令又令徐陵等知其事惟重清議禁錮之制若搢紳之族犯虧名教不孝及內亂者終身不齒其當刑於市者夜須明雨須晴朔日八節六齋日月在張心日並不得行刑廷

尉寺爲北獄建康縣爲南獄

金陵古今鑄錢

吳大帝赤烏元年鑄一當千錢一當五百錢

宋文帝元嘉七年鑄四銖錢

宋孝武帝建初 年鑄孝建錢一邊文爲四銖

宋廢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時私鑄錢多無輪廓不輕者謂之荇葉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

我鸞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緹環錢入水不沉隨手破碎

梁武帝鑄五銖錢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女錢

普通中議盡罷銅錢更鑄五銖鐵錢

梁末又有兩柱錢

陳文帝天嘉五年鑄五銖錢

宣帝大建十一年鑄六銖錢

隋文帝于開皇十年詔晉王廣聽於揚州立五釐鑄

錢

唐高宗乾封二年詔天下鑄開元通寶錢

唐玄宗天寶 年詔揚州置十鑪鑄開元通寶錢

南唐元宗保大元年鑄唐國通寶錢大唐通寶錢保

大元寶錢

皇明洪武初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凡五等一兩五錢三錢二錢一錢重各如之令戶部及各行省鑄洪武通寶錢

宣德九年令南京工部鑄宣德通寶錢

弘治十八年鑄弘治通寶錢

嘉靖八年二十一年鑄嘉靖通寶錢國朝皆紀在南京鑄者

太學生徒

南大司成江夏郭公奏欲羅異材復具列於教條如詩賦天文律算兵法各為一科其論甚偉因攷唐西

京立國子監一曰國子學生徒三百人分有五經一

經六十人以文武官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

以上之曾孫為之二曰太學生徒五百人每一經百

人以四品五品及郡縣公子孫及從三品之曾孫為

之三曰四門學生徒千三百人分經與太學同其五

百人以六品七品及侯伯子男之子為之其八百人

以庶人之俊造者為之四曰律學生徒五十人取年

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以八品九品子孫及庶人之

習法令者為之五曰書學生徒三十人以習文字者

爲之六曰算學。生徒三十人。以習計數者爲之。其州縣學生。徒門蔭與律書算學同。諸生皆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皆郡縣自補。郭公之意。蓋本於此。我朝國初。太學之制。猶有漢宋遺風。自景泰以後。納粟之例。開而古法蕩然盡矣。以考德講藝。釋奠視學之地。一變而爲西園鴻都賣官鬻爵之區。誰秉國成。爲斯作俑。可歎亦可恨也。

五祀

留都人家。以臘月二十四日夜祀竈。餚麩果酒。自士

大夫至庶人家。皆然。此古五祀之一也。商制五祀。一曰戶。二曰竈。三曰中雷。四曰門。五曰行。天子與諸侯大夫同門。戶主出入。竈主飲食。中雷主堂室。居處行主道路也。周制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嫡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雷竈。或立戶。漢立五祀。白虎通云。戶以春祭。竈以夏祭。門以秋祭。井以冬祭。中雷以六月祭。其後人家祀

客座齋詩 卷四
山神門戶山卽厲也然則今以士大夫止祀竈一不
及其他與祭以冬盡皆與禮異

畊臺蠶觀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司空大司農京尹令尉度宮
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畝中開阡陌立先農壇於
中阡西陌南設御畊壇於中阡東陌北梁武帝普通
二年又移籍田於建康北岸築兆域如南北郊別有
望耕臺在壇東宋孝武帝大明四年始於臺城西白
石里爲蠶所設兆域置大殿又立蠶觀今地皆不復

可考

乘馬衣冠

唐景龍二年皇太子將親釋奠於國學有司草儀注
令從臣皆乘馬衣冠左庶子劉知幾進議非之內云
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爲御史所彈又顏
延年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時稱其放誕此則
專車憑軾可擐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
灼然之明驗也褒衣博帶大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
自是車中之服且長裾廣袖襜如翼如鳴珮紆組鏘

鏘奕奕儻馬有驚逸人從顛隊遂使遺履不收絳驂
相續因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乘馬衣冠宜從廢改
皇太子付外施行且著爲式今留都百官送表朝服
乘馬陰雨時甚慄慄有詒及舊典者檢此谷之

桃符畫雞蒜頭五毒等儀

歲除歲旦秣陵人家門上插松柏枝芝蔴楷冬青樹
葉大門換新桃符貴家房門左右貼畫雄鷄此亦有
所自起按魏晉制每歲朝設葦茭桃梗磔鷄於宮及
白寺之門以辟惡氣自夏后氏以葦茭商人以螺首
周人以桃爲梗漢兼用三代之儀以葦茭桃梗五月
五日朱索五色印爲門戶飾以儺止惡氣後漢又以
朱索連葦茭彌牟朴蠱鍾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
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魏晉乃雜用於歲旦今人家
五月五日庭懸道士硃符人戴珮五色絨綫符牌門
戶以纒系獨蒜及以綵帛通草製五毒蟲虎蛇蠍龍
鼈蜈蚣蟠綴於大艾葉上懸於門又以桃核刻作人
物珮之蓋用漢五月五日之遺法也

郊香

梁武帝制南郊明堂用沉香取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馥又祈雨之祀朱異議止從坎瘞停用柴燎曰以火祈水于事非宜

祈雨

都中祈雨小兒扛香亭沿街市額呼龍王見路人持傘者擊而碎之或曰此何始也予曰魏孝成定雩祭儀自斷屠諸舊典外有百官斷傘扇一條開元禮因著斷扇之文此其繇也又道人登壇祈禱用婦人或曰母乃爲瀆與予曰以陰求陰董廣川有是言矣羅泌路史論雩祭宜用女巫意蓋本此漢武帝祈雨儀用女子女巫丈夫遂至不許入市道士之用婦人亦自有義未可盡非之也

北斗

偶友人言北斗第四星不明主天下官無權此與古占異北斗七星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闔陽七曰搖光樞爲天璇爲地璣爲人權爲時玉衡爲音闔陽爲律搖光爲星石氏之第一曰正星主陽德天子

之象二曰法星主陰刑女主之位三曰公星主禍害
四曰伐星主天理伐無道五曰殺星主中央助四旁
殺有罪六曰危星主天倉五穀七曰部星亦曰應星
主兵又云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
主木七主金又曰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
主趙六主燕七主齊張衡云若天子不恭宗廟不敬
鬼神則第一星不明或變色若廣管官室妄鑿山陵
則第二星不明或變色若不愛百姓驟興征役則第
三星不明或變色若發號施令不順四時不明天道
則第四星不明或變色若廢正樂務淫聲則第五星
不明或變色若不勸農桑不務稼穡峻法濫刑退賢
傷政則第六星不明或變色若不撫四方不安夷夏
則第七星不明或變色又弼星附乎闔陽所以助斗
成功也七政星明則國昌不明國殃斗旁欲多星則
安斗中少星則人恐弼星明而斗不明臣彊主弱斗
明弼不明主彊臣弱也天下官奉上行令安得有權
主彊臣弱其占自明友人之言未足据也

唐潤州貢

唐貢賦金陵曰潤州調火麻貢方碁水波綾今吳綾以松江爲上杭次之而考唐貢綾多州亦多品如僊滑二州方紋綾豫州鴻鵠綾雙絲綾兗州鏡花綾青州仙紋綾定州兩窠綾幽州范陽綾定州綾荊州方縠紋綾隨州綾澧州龜子綾閩州重蓮綾越州吳綾梓州遂州樗蒲綾或以地或以花樣多在西北而其紬貢則汝陝潁徐定洛博魏恒壁巴蓬通忠渠簡等十六州紗則相州羅則益蜀二州單絲羅恒州春羅孔雀等羅其紵布之類則勝銀等州女稽布齊州絲

葛泗水貲布海州楚布隰石二州胡女布邢州絲布荆州交梭縠子鄧利果等州絲布郢復開等州白紵歸州紵麻布洋州白交梭涪州連頭布渝峽隨等州葛襄州白縠白綸巾巴州蘭干布房州紵涼州氍布揚州細紵廬州交梭熟絲布申光二州絺綌楚州孔雀布和州紵練滁沔二州麻貲布蘄舒二州白紵布黃州紵貲布安州青紵布壽州葛布常州紫綸巾蘇州紅綸布杭越二州白編睦越二州交梭建州花練洪撫江潭永五州葛朗州紵練常湖歙宣虔吉袁

岳道等州白紵布。宣州綺。南州班布。彭州交梭。漢州
紵布。彌牟布。綿州雙紉。戎普瀘等州葛。印建雋等州
絲布。連州細布。振州班布。端州蕉布。福州安南及潮
州蕉。韶州竹布。絹則唐在。所有之不具載。今海內土
產比唐相懸。第葛之所出不甚遠。以地所生就而織
紵故耳。綾帛之細者。紋帛也。或謂之綺。羅帛之美者。
意取罟鳥之意。紗縛屬輕。曰紗。練音疎。綌屬
紵。縠屬白而細。疏者紵俗作苧。今謂段曰紵。或劣言
之也。綺細綾也。綸青絲。綬它無解。有白綸巾似布之
類。輕細者交梭亦布。以其功名之。

出母嫁母服

里中有喪出母者。或疑其亡服。引子思之言曰。爲伋
也。妻則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則不爲白也。母孔氏
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然孔鯉之妻鯉卒而嫁於
衛。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
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喪
之禮如子。云子聖人之後。卽父後也。石苞問淳于睿
爲父後者。不爲出母服。嫁母猶出母也。或者以爲嫁
與出不異。不達禮意。雖執從重之義。而以廢祭見譏。
君爲詳。正睿引子思之義爲答。且言聖人之後服嫁

母明矣。宋景祐二年，禮官宋祁言：前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郭積幼孤，母邊更嫁，有子積，無伯叔兄弟，獨承郭氏之祭。今邊不幸而積解官行喪，按五服制度，勅齊衰杖期降服之條曰：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爲母，其左方注謂不爲父後者，若爲父後者，則無服。詔議之。御史劉夔曰：按天聖六年勅，開元五服制度，開寶正禮并載齊衰降服條例，雖與祁言不異。然假寧令諸喪斬衰三年并解官，齊衰杖期及爲人後者，爲其父母若庶子爲後，爲其母亦解官，中心喪，母出及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中心喪。注云：皆爲生已者。律疏云：心喪者，爲妾子及出妻之子，合降其服二十五月內，爲心喪，載詳格。令子爲嫁母，雖爲父後者，不服，亦當申心喪。又稱居心喪者，釋服從吉，及忘哀作樂，冒哀求仕者，並同父母正服。今龍圖學士王傳文、御史中丞杜衍嘗爲出嫁母解官行喪者，使生爲母子，沒同路人，則必虧損名教。上玷孝治，且杖期降服之制，本出開元禮文，逮乎天寶降勅，俾終三年，然則當時已悟失禮。晉袁準謂禮爲人後，猶服嫁母，據外祖

異族猶廢祭行服知父後應服嫁母劉智釋云雖爲父後猶爲嫁母齊衰譙周曰非父所絕爲之服周可也積之行服是不爲過詔兩制御御史臺禮院再議曰按儀禮父卒繼母嫁爲之服期謂非生已者故父卒改嫁降不爲已母唐上元元年勅父在爲母尚許服三年今母嫁是父終得申本服唐紹議曰爲父後者爲嫁母杖周不爲父後者請不降服至天寶六載勅五服之紀所宜企及三年之數以報免懷其嫁母亡宜終三年又唐八坐議吉凶加減禮云凡父卒親母

嫁齊衰杖期爲父後者不服不以私親廢祭祀惟素服居聖室心喪三年免役解官母亦心服報之母子無絕道也按通禮五服制度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爲母及爲祖後祖在爲祖母雖周除仍心喪三年侍講學士馮元言儀禮禮記正義古之正禮開寶通禮五服年月勅國朝見行典制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惟通禮義纂引唐天寶六年制出母嫁母並終服三年又引劉智釋義雖爲父後猶爲出母嫁母齊衰卒哭乃除蓋天寶之制言諸子爲出母嫁母故云並終

服三年劉智言爲父後者爲出母嫁母故云猶爲齊衰卒哭乃除各有所謂固無疑也況天聖五服年月勅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爲母降杖朞則天寶之制已不可行及但言母出及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卽不言解官若專用禮經則是全無服式若俯同諸子杖朞又於條制相戾請凡子爲父後無人可奉祭祀者依通禮義纂劉智釋義服齊衰卒哭乃除踰月乃祭仍申心喪則與儀禮禮記正義通典通禮五服年月勅爲父後爲出母嫁母無服之言不遠如諸子非爲父後者爲出母嫁母依五服年月勅降服齊衰杖期亦解官申心喪則與通禮五服制度言雖周除仍心喪三年及刑統言出妻之子合降其服皆二十五月內爲心喪其義一也郭積應得子爲父後之條緣其解役行服已過期年難於追改後當依此施行詔自今並聽解官以申心喪

生母服

子爲生母大中祥符八年樞密使王欽若言編修冊府元龜官太常博士秘閣校理聶震丁所生母憂嫡

客居齋詩 卷四 三六
母尚在望免持服禮官言按周制庶子在母之室則
爲其母不禫晉解遂問蔡謨曰庶子喪所生嫡母尚
存不知制服輕重答云士之妾子服其母與凡人喪
母同鍾陵胡澹所生母喪自有嫡兄承統而嫡母存
疑不得三年問范宣答曰爲慈母且猶三年況親所
生乎嫡母雖尊然厭之制父所不及婦人無專制之
事豈得引父爲比而降支子也齊褚淵遭庶母郭氏
喪葬畢起爲中軍將軍後嫡母吳郡公主薨葬畢令
攝職則震當解官行服心喪三年若特有奪情之命

望不以追出爲名自今有類此者亦請不稱起復

孝慈錄 三則

前代服制未有定式我 聖祖謂其君牽制文義優
游不斷於是作孝慈錄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
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大
哉王言自是人子得申其罔極之情而從來短喪之
謬論與拘儒之曲說可廢而不談矣服制圖子爲繼
母爲慈母爲養母皆斬衰三年爲嫁母出母爲父卒
繼母改嫁而已從之者皆齊衰杖期爲繼父同居兩

無大功之親者服齊衰不杖期爲繼父先曾同居今
不同居者爲繼父雖同居而兩有大功以上親者皆
齊衰三月於是以恩服以義服以名服三者曲到周
盡無毫髮遺憾於人心此所以明天倫正人紀順人
情爲萬世不易之經也

出母嫁母雖均稱義絕而實固不同有出當其舉者
有出不當其舉者有出而改適它人者有出而終不
他適者嫁母有父卒而自願改適者有爲父母舅姑
所迫而不得自由者又有爲五服無依饑寒困飢不

得已而適人者程子雖云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然制律者不立服滿改嫁之條蓋聖人曲體人情固
難盡以共姜柏舟之事望之人人也人子不幸而處
此其不敢忘父而惟母是徇固禮之正若忘其懷抱
乳哺之恩遽等於路人掉臂不顧視生身之人曾乳
母養母之不若且也同爨尚服緦麻朋友尚加麻鄰
喪里殯尚無相杵巷歌乃於出母嫁母之死而不爲
解官持喪是又視母在朋友鄰里下矣此豈復有人
心者哉生則致愛死則致哀不敢違父命亦不敢傷

母情如是而已矣。如齊之章子坐視其母葬馬棧之下。臨以君命而不肯改。余終不忍以其行爲得中。趙苞之守城。嵇紹之絕裾。終不若徐庶方寸亂矣。之言。可以亡媿於人子也。如以此言爲不明大義。則或有爲嫡母所子而遂不肯認其生母者。有爲異姓人後而不爲本生行服者。亦可以其知大義而稱爲孝子乎哉。

或又問余曰。出母而真犯七出之條。於父爲有辜矣。大義滅親。其理自正。乃子公然奉其出母。知母而不。知父。所謂禽獸者也。何居。曰。出母之有辜。不待言矣。然母出矣。子晏然忘其母之被出。而擁妻子。甘荼養。忍乎哉。凱風之母之不安其室也。七子以我無令人。自怨自懟。若無所容者。何況於出。有人於此。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戚之也。於兄且然。何況母也。曰。假令出母死。而父在。父不聽子之服。卽解官。中心喪。且跡於重傷。父之志也。則奈何。曰。凡吾所爲。甚出母之子者。謂夫莫之禁而不爲者也。然使孝子處此。卽父之命不可違。母之辜無可逭。而委曲周。

旋必有不忍念然遂等於塗人者矣。曰：如子之言於母得矣。父則如何？曰：各盡其道，並行而不相悖而已矣。子之事母也，猶其事父也；其事父猶父之事其祖也。不幸而母之得臯於其父，猶不幸而父之得臯於其祖也。崩賸得臯於靈公，廢而逐之也，則可。輒以父之得臯於祖，遂禰祖而拒其父，則不可。然則父固可以夫而絕其妻子，安可遂以子而絕其母乎哉？妃匹之際，義絕則離，是子之所不能得於父者也；母子之愛死而後已，是父之所不能得於子者也。極而言之。

文姜預弑桓之惡，春秋書肆大眚，然後葬文姜。元經傳曰：仲尼謂子道不可略，母葬故特書肆大眚，然後葬文姜。子道掩親之惡也。孝子仁人，不幸而處人倫之變，所以權於禮與情之中者，其當必有道矣。

大樂

余兩典南雍，三奉丁祭，見所奏樂舞頗詳，諸器實無有不奏者。俗言琴瑟之類皆徒設，殊不然也。第所奏音律多弗克諧，疇人子弟庸妄羽流，實不曉鍾呂爲何物，因憶宋姜夔大樂議言大樂之弊，考擊失宜，消

息未盡至於歌詩則一句而鍾四擊一字而竽一吹未協古人槁木貫珠之意况樂工苟焉占籍擊鍾磬者不知聲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絃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校之今日如持左券國朝樂學最為失傳端冕而聽恐卧宜矣

官曆五字

人問官曆中每日下注有伐字制字義字專字寶字何說也余曰京房易傳有之孔子易云有四易一世二世為地易三世四世為人易五世六世為天易游

魂歸魂為鬼易八卦鬼為擊爻擊即財為制爻天地

為義爻天地即父母也福德為寶爻福德即子孫也同氣為專爻同

即兄弟也曆之取用其源在此

楊元慎嘲

梁沈慶之使魏楊元慎嘲之曰吳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製衣裳自呼阿儂語則阿傍菰稗為飯茗飲作漿呷啜鱒羹啖啍蟹黃手把荳蔻口嚼檳榔又曰網魚灑鱉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拮拾雞頭蛙羹蚌臙以為膳羞布袍芒履倒騎水牛沅湘江漢鼓棹

客座資語 卷四 三二
遊遊隨波。遡浪。噉喙。沈浮。白紵。起舞。揚波。發謳。當時
南北分疆。互相詆謫。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
自隋世混一之後。南之絲帛米粟。服食天下。中土且
隨風而靡。古今之異宜如此。

王符潛夫論

潛夫論浮侈篇云。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文飾。
廬舍皆過王制。僭上甚矣。從奴妾皆服葛子升越。
笄中女布細紋綺縠。水紈錦綉。珠玉琥珀瑇瑁。
石山隱題金銀錯鏤。麀鹿履鳥翠綵。襍驕奢僭主。
轉相誇詫。箕子所唏。今在僕妾。近日留都風尚。往往
如此。奢僭之俗在閭左富戶。甚于搢紳。誦此論之言。
可爲太息。

鑄鼎劔於蔣山

吳皓鑄一鼎於蔣山。紀吳之曆數。八分書。晉懷帝永
嘉六年鑄一鼎。沉於瓜步江中。無文字。鼎似龜形。宋
文帝得鰕魚。遂作一鼎。其文曰鰕魚四足。齊高祖諱
道成。於齋中池內見龍鬪。簫鼓音。遂埋一鼎。其文曰
龍鼎。真書四足。梁武帝大通元年。於蔣山埋一鼎。文

曰大通真書又鑄一鼎書老子五千言沉之九江中
並蕭子雲書陳宣帝於太極殿中鑄一鼎文曰忠烈
常侍丁初正書見梁虞荔鼎錄宋後廢帝昱以元徽
二年於蔣山頂造一劍銘曰永昌篆書見陶弘景刀
劍錄

品石螺子石

宋山陰雲林杜綰石譜有品石建康府有石三塊頗
雄偉有岩洞嶮怪色稍蒼翠遍產竹木茂鬱可觀石
罅中有六朝唐宋諸公刻字謂之品石又有螺子石
江寧府江水中○有碎石謂之螺子凡有五色大抵全
如六合縣靈居岩及他處所產瑪瑙無異紋理縈繞
石面望之透明可喜

李後主研山

李後主常寶一研山徑長尺餘前聳三十六峯皆大
猶手指左右別引兩坡陀而中鑿爲研及國破研流
在士人家爲米元章所得後米歸丹陽與蘇氏易甘
露寺並江地地多古木蓋晉唐人故居米起菴名曰
海岳研歸蘇氏不幾月索入禁中後又在台州戴家

鍾隱

海岳畫史云鍾峯白蓮居士又稱鍾峯隱居又稱鍾峯隱者皆李重光畫自題號意是鍾山隱居耳每自畫必題曰鍾隱筆上着內殿圖書之印及押用內合同集賢院熏印有此印者是與於文房物也元章直以鍾隱爲李後主如此按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花翎毛門神品二人一曰鍾隱字晦叔天台人少清悟不嬰俗事好肥遯自處嘗卜居閒曠結茅屋以養恬和之氣好畫花竹禽鳥以自娛凡舉筆寫像必致精絕尤喜畫鷓鴣子白頭翁鴉鳥班鳩皆有生態尤長草棘樹木其畫在江南者悉爲南唐李煜所有煜親筆題署及以僞璽印之鍾隱之事明白如此元章何遂沒其人邪

陶縝菜

鄧椿畫繼載陶縝不知何郡人荆公有題所畫菜示德逢詩所作花菓精緻可玩周公謹烟雲過眼錄言鎮江張萬戶所藏陶縝菜諸色凡二十種上題金陵陶縝筆縝乃金陵人也

豨薟草

豨薟草治風濕如神。里中人所習知也。至其能補元氣，彊筋骨，長眉髮，烏髭鬚，聰明耳目，則醫亦有未知者。得酒良。九月九日採者佳。張忠定公詠進御表云：金棱銀線，素根紫萼。誰知至賤之中，乃伏殊常之品。臣服百劑，耳目聰明。漸服滿千，鬚髭再黑。羅守一墜馬中風，不語。十服，卽痊。僧知嚴七十口，眼喎斜。十服亦愈。其功效如此。

桂

楊文公談苑記：江南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錯令以桂屑布磚縫，宿草盡死。謂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蓋桂枝味辛螫故也。

河冰成花

萬曆丁未冬，秦淮河儒學貢院之前，冰成花卉。其枝葉瓣朶無一不具。時以爲朔見之異。然前記已多有之。西陽雜俎言：開成末，河陽黃魚池冰作花如纈夢。溪筆談言：慶曆中，京師集禧觀渠中冰紋皆成花果。林木又元豐末，秀州人家屋瓦上冰亦成花，每瓦一

客居齋言 卷四 三五
枝正如畫家所爲折枝有大花似牡丹芍藥者細花如海棠萱草者皆有枝葉氣象生動雖巧筆不能爲之以紙搨之無異石刻又宋次道春明退朝錄天聖中青州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

海陵王墓銘文

沈存中在金陵有養人以一方石鎮肉視之若有鐫刻試取石洗濯乃宋海陵王墓銘謝朓撰并書其字如鍾繇極可愛銘曰中樞誕聖膺曆受命於穆二祖天臨海鏡顯允世宗溫文著性三善有聲四國無競嗣德方衰時唯介弟景祚云及多難攸啟載驟載獵高闕代邸庶辟欣欣威儀濟濟亦旣負辰言觀帝則正位恭已臨朝淵嘿虔思寶締負荷非克敬順天人高遜明德西光已謝東旭又良龍燾夕儼保挽晨鏘風搖草色日照松光春秋非我晚夜何長

篆太學石經

胡恢金陵人博物彊記善篆隸臧否人物坐法失官十餘年潦倒貧困赴選集於京師是時韓魏公當國恢獻詩自達有聯云建業關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

客居齋記 卷四 三十一
人寒魏公深憐之令篆太學石經因得復官任華州
推官而卒篆石經是一大典故而前記多不書

愛愛

宋愛愛錢塘倡家女姿體纖素豔發不類人間人泛
舟西湖採荷香爲金陵少年張逞所調遂相攜潛遯
於京師後逞爲父捕歸愛愛卽閉戶蔬素三年念逞
之勤感疾而死蘇子美爲作愛愛集紀其事

秋娘

唐杜秋娘金陵女子也爲浙西觀察使李錡妾嘗爲
錡辭云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莫惜少年時有花堪
折君須折莫待花殘空折枝錡反被籍入宮後隨皇
子漳王王有罪廢秋娘放歸故里杜牧之樊川集云
過金陵感其窮且老爲之賦詩五言長篇五十六韻
語多奇麗

小史見廬山夫人

建康小史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命女婉出與著相
見女欣然命婢瓊枝令取琴出婉撫琴而歌曰登廬
山兮鬱嵯峨晞陽風兮排紫霞欣良運兮暢雲柯升

雲龍兮樂太和琴歌既畢婉便回去見祖台志怪

金字心經大寶珠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入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庭出經捨相國寺西塔以資薦且自書於後云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云云字整潔而詞甚悽惋其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大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爲金陵守王君王所得王卒子孫不能保之以歸甯鳳子儀家

小說伐江南大將獲李後主寵姬夜見燈輒閉目云烟氣易以蠟炬亦閉目云烟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嘗點燭邪曰宮中本閤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右俱見王銍默記

徐十郎茶肆

徐常侍鉉無子其弟錯有後居金陵攝山前開茶肆號徐十郎有鉉錯誥勅甚多有自江南入朝初授官誥云歸明人僞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如內史乃江南宰相也銀青存其階官也人第知金

陵近日始有茶坊不知宋時已有之矣

張尚書

靖難兵渡江後吏部尚書張公統自經於部之後堂一妻二妾二子六奴隸相繼投池中死此革除錄載而未備者今第言侍中黃公觀夫人二女與臧獲俱投通濟橋死而無有言張公者大都靖難死事之家不獨妻妾子女卽奴僕以義死其主者不可勝數昔人有言自歸附勸進外人人皆苟息豫讓矣嗚呼國初作人之化如此哉

大捨記

梁武帝三捨身於同泰謝吳撰有皇帝菩薩大捨記又嚴嵩亦有梁皇大捨記

金陵寺塔記

祠部郎葛公所著金陵梵刹志四十餘卷一時大小寺院亡不詳載大都據見在者詳其建置之始末元宋以前微不能舉文獻無徵固宜爾也因攷唐僧清澈著金陵寺塔記三十六卷又唐僧靈備著攝山棲霞寺記一卷二書皆亡第名載於史志耳此書若存

六帝之都四百八十寺之盛必更有可攷据者山川不改遺蹟莫稽余嘗過太岡寺睹其彫落爲詩弔之落句可憐佛土還成壞况復人間羅綺塲寺在昭代猶爾又何論千百年而上者哉

古志搜訪

嘗謂地方文獻士大夫宜留意搜訪至前代圖籍尤當甄錄卽斷編缺簡亦當以殘珪碎璧視之金陵古稱都輦乃自國朝以上紀載何寥寥也僅有金陵新志一書南雍舊板尚在然訛闕過半亦復無他本

可備校補者景定建康志聞禮部舊有藏本近亦不知存亡余念此但見往記有關金陵者輒紀載其名爲搜訪之地二卷中曾紀古志近又攷得數種具疏如左周處風土記三卷梁元帝丹陽尹傳十卷應詹江南故事三卷徐鉉等吳錄二十卷不知名南唐書十五卷不知名江南志二十卷十五卷者疑是陸務觀書王顯南唐烈祖開基志十卷徐鉉湯悅江南錄十卷陳彭年江南別錄四卷龍衮江南野史二十卷不知名江南餘載二卷錢惟演金陵遺事三卷不知名金陵叛盟

